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五十五之五十六

國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

咸豐十年。庚申。六月。戊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於。本
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俄夷播弄是非。亟應乘勢離間。以破奸謀等因。欽此。等。等。謹
遵。

訓示相機辦理。至夷船十餘隻。停泊北塘。並近日夷情。已於本月
十三日。恭摺馳奏在案。十三日自辰至申。陸續駛來夷船。
約有一百數十隻。均在攔江沙外停泊。距海口不過三四
十里。礮臺瞭望。甚為真切。是津沽之防。萬分喫緊。各營步

隊馬兵分守。原不為厚。所恃者。營壘布置嚴密。濠塹數道。堪能抵禦。馬隊三千餘名。分劄營城大沽及海河二道西岸地方。若該夷分股同時併進。非但馬隊不敷抵敵。即步隊防守營壘。亦覺單薄。海口為咽喉重地。天津為

京師屏障。均為緊要之區。自當慎之又慎。連日據山東坐探報稱。煙臺人馬槍礮。多已上船開行。所存無多。不准有人窺探。似係空營等語。其為全數前來大沽。已可概見。事已緊迫。不及恭候。

批摺。勞僧格林沁。業經劄飭克興阿。將熱河密雲官兵各五百名。八旗漢軍官兵八百名。直隸提標官兵二千名。留於津郡。

交運司崇厚統帶協同兵勇防守其餘馬步官兵全數前來大沽海口分駐兩岸並經劉行增慶派撥馬隊五百名令蘇克津管帶星夜前往蘆臺駐劄以資堵禦再查大沽迤南二百里之大口河係山東地方道光二十一年牙僧格林沁曾往查看現又復經派員履勘該處雖係岔河上哨舟楫不通但平日商船進口可行六十里至汪子莊地方若自汪子莊登岸至羊兒莊係屬赴津大道設使天津有警

京師必致震動是此路之防較之青縣尤關緊要亟應豫籌馬隊以備臨時截擊且羊兒莊一帶地勢平坦馬隊馳騁

最為得力。海口夷船雖到百餘隻。現惟晝夜施放大礮。其
意不過希圖威嚇。此外尚無動靜。究不知嚙嚙二酋。曾否
到來。此時未便派員前往查探。該夷船隻既多。聲勢必大。
而其志必驕。若即派員前往。該夷更生輕侮之心。前派營
弁赴味夷大船。曾有一南省人。向該弁聲稱。喚佛兩夷之
意。總須先戰後和。自係該夷等。平日素有此議論。查上年
夷船甫經到來。即有舢板近岸。投遞照會。此次夷船已到
多日。毫無信息。足見該夷驕滿之極。此時斷非言語所能
理喻。仍應鎮靜以待。或味夷照會前來。即當乘機轉圜。
三日。才恒福派千總馮恩福。送給味夷食物。因風浪不順。

尚未回營。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夷船連檣而至。津沽防守契重。一摺。夷船一百數十隻。均在攔江沙外停泊。距海口不過三四十里。僧格林沁調派馬步官兵。分剗各路。並於涅子莊地方。豫籌馬隊。以備臨時截擊。布置諒已周密。上年英夷駛至大沽海口。毀我防具。經僧格林沁督兵轟擊。大獲勝仗。該夷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復調集兵船。聲言水陸並進。意圖報復。實則以兵脅和。勞崇光。薛煥。均探該夷有議和之意。味夷又欲從中調處。是英佛兩酋不主戰。已可概見。今該夷船隻。既在攔江沙外停泊。不可遲延多日。即著恆福。派委妥員。詢其來意。並先行照會。

該酋。令其照咪國之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如該夷等。給與該酋照覆。雖詞氣傲慢。而其欲和之意。若微露端倪。該酋即可乘此機會。反覆開導。令其漸就範圍。若謂先給照會。即示之以弱。不知上年該夷挫敗。其辱已甚。此次先行委員給與喚咪照會。正見中國寬大。並非畏懼求和。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雖已周密。聲威亦為該夷所畏。原不難使該夷再受痛懲。惟念決裂之後。從此兵連禍結。迄無了期。雖圖快於目前。而遺患於將來。又何忍沿海居民。遭其荼毒。恆福身任地方。尤當仰體朕心。不可因海口設防嚴密。仍存先戰後和之意。該酋於接奉此旨。總須以撫局為要。不得畏難自阻。致負委任。所有如何

照會該酋之處。即著恆福妥籌。速行辦理。不可稍存成見。有誤大局。

己卯。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奉

諭旨。荷蒙

訓示。等敬謹聆悉。相機辦理。十五日。千總馮恩福回營稟稱。送

味夷食物。該夷全行收領。回送。等恆福洋酒二箱。該夷聲

稱。喫啖二夷。即欲占踞北塘。抄襲大沽後路。此外並無言語。是日未刻。礮臺瞭望。見有夷船三十餘隻。懸掛紅旗。煙

氣沖空。乘潮駛至北塘河口。旋有夷人馬匹登岸。占踞村莊。查上年原令該夷赴北塘會面。該夷堅執不肯前往。本年船隻甫經駛至。即向北塘河口停泊。是其有心占踞北塘。已可概見。等。早經劄飭該管地方官。飭令該管居民。即為遷徙。見在。多已搬移。僅有零星小戶。該夷既經登岸。占踞村莊。或戰或和。難以豫定。等。業經飭派馬隊。遙為屯劄。儻該夷結隊前進。或直撲大沽。或竟犯津郡。總俟離北塘較遠。再為截勦。不得先行迎擊。使該夷有所藉口。至該夷占踞村莊。意在以兵脅和。亦未可知。一有可乘之機。等。恆福。即派員前往。問其來意。若該夷能照咪夷之例。少

帶從人進京換約。努等惟有謹遵迭次

諭旨。妥為辦理。儻該夷欲坐轎進京。並多帶從人。努等雖婉轉阻攔。該夷堅執不從。亦係起釁之端。努等自當設法理諭。以期消患弭兵。現今千總馮恩福。送給咪夷照覆。應俟回營。咪夷有無照會。再行馳奏外。謹將努恆福給咪夷照覆鈔錄恭呈

御覽。再本月十三日。努僧格林沁。劄調克興額。帶兵來防。茲據稟稱。已於本月十四日。由青縣啟程赴津。現又劄催星夜前來。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夷船在攔江沙外。諭令恆福先行照會該酋。

令其少帶從人來京換約。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三十餘隻。駛至北塘河口。夷人登岸。占踞村莊。恆福現已照會咪酋。轉約。啖啡二夷。進京換約。所辦尚為妥善。惟當接咪酋照會時。即應立時照覆。今啖啡既已在北塘登岸。始行照覆咪酋。已屬落後一著。僅咪酋不為即達啖啡。必至立起釁端。著恆福即趕緊分擬照會。徑行給與啖啡兩酋。其啖啡照會。不必提上年打仗之事。但告以汝等此次即到北塘。足見真心和好。有意換約而來。如願照咪國之例。進京換約。必代為轉奏。俟奉旨允准。即可由此北上。啖國照會內。告以上年爾國並未助啖國打仗。大皇帝深為嘉獎。此次來至北塘換約。更可永敦和好。如此分別照

會。看其如何答覆。迅即馳奏。如該夷願照咪國之例進京。其坐轎及少帶從人之處。即在此內。不必專意提及。儻該夷必欲坐轎進京。亦不必過於阻止。但告以只可在城外坐轎。不必以此小節致誤大局。以後照會。務須心平氣和。以禮相接。不必稍露用武之意。致該夷難以轉圜。是為至要。至大沽後路及天津郡城。著僧格林沁。仍嚴密防範。毋稍大意。

給咪喇啞照覆。

為照覆事。照得本月二十日。接到貴大臣照會。內稱貴大臣奉貴國之命。俟啞喇兩國抵北河洋面之時。將兩國不和之處。妥為調處等語。足見貴國篤念舊好。特令貴大臣

遠道而來。從中調處。深承美意。查上年暎國既係來換約。何以又帶兵船而來。首先開礮。毀我防具。以致有傷和好。我國

大皇帝寬仁厚德。原不欲用武。恐於兩國兵民有損。且於通商貿易之處。更屬無益。今暎咈兩國之船。來集海上。或戰或和。未知其意。如意在主戰。我國惟有整兵以待。儻意在議和。又承貴大臣為之說合。自必平情論事。無所偏倚。北塘現已撤防。既請代為轉達。按照貴國上年之例。進京換約。並請轉約暎咈二國公使。即日進口。擇地面商一切。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昨將委員督辦團練。並募勇設防。及臣駐劄韓亭。相機籌備緣由。恭摺具奏後。旋據委員董步雲稟稱。六月初三日。該夷李通事。向巡檢嚴國初稱說。所有糟蹋奇山所一片麥禾。速即開單。以便按畝賠償。所搶商船六十餘隻貨物。准其卸岸。速傳店鋪作保等語。臣查該夷前有六月初間水陸並進之說。嗣果於初五。初六等日。兩次裝載夷船十隻。向西行駛。經臣一面奏

聞。一面咨會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豫為準備。並即劄飭武定。利津。海豐。各文武。統帶兵勇團練。嚴密防範在案。茲該夷復有賠償田

禾價值。保卸商船貨物之語。其意似將陸續開行。惟由何路行走。殊難懸揣。正在飭探間。復據董步雲密稟。以據嚴國初暗中探詢李通事。究由何處起旱。李通事隱約其詞。似係徑由水路赴天津。已改從前由利津起旱之意。又據臣派往利津偵探差弁稟稱。利津海口。並無夷船遊奕。沿海州縣民團。亦各辦理整齊。互相保衛等語。臣思夷情譎詐。語難信實。即使前兩起船隻。不由利津行走。難保不聲東指西。覷我無備。隨後乘間竄入。現在利津一路。業已設防。萬不敢稍涉疏忽。連日又據各文武員弁稟報。初四日申刻。自東洋駛來火輪船一隻。由碇磯島南洋往西駛去。

初七日。煙臺夷人。將營帳蓆棚拆去一百餘座。同前到之牛驛器物。裝入船內。夷人與廣東人先後上船。約共九千有餘。初八日未刻。又有東南大洋駛來火輪船一隻。帶有搶來商船三隻。駛入煙臺海口。與昨日已裝人馬。尚未開行各船。一處停泊。初九日。自東北駛來火輪船一隻。至大竹山島南洋。又折回往東駛去。未刻。煙臺口內。前已裝載器物之夷船三隻。輪船十九隻。陸續開行出口。由西北大洋駛去。並將前搶商船帶去。復將該夷前搭浮橋拆卸。新造之船內一隻。於本日裝火輪船下海。即將人馬器物上船。現在煙臺口內。共泊夷輪等船二十隻。各等情。臣思該